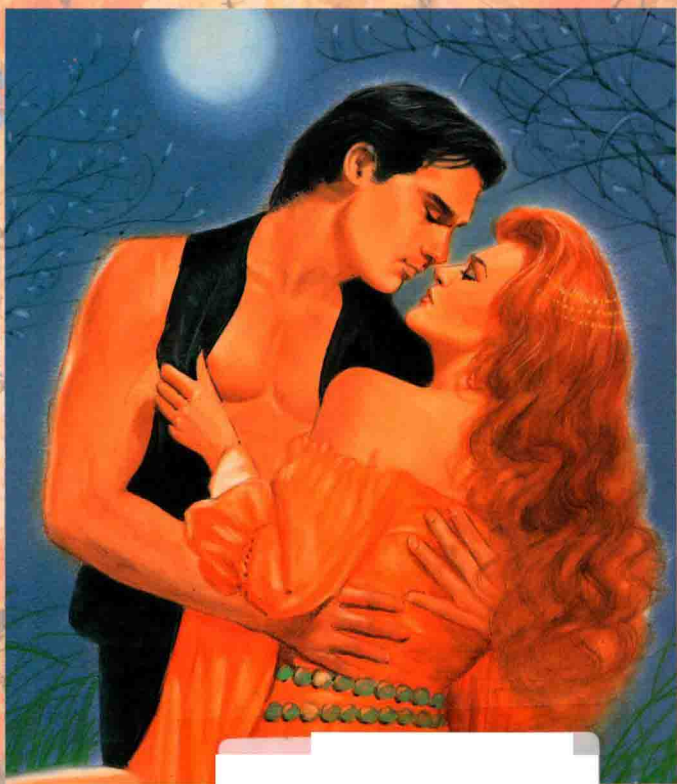


夜火

凱薩琳·庫克◎原著

默笛◎譯

浪漫經典 341



by Catherine Coulter

林白出

夜 火
Night Fire

原作者 ~~James~~ James Coulter

翻譯者 ~~琳~~ 琳 • 庫克

譯者 ~~大~~ 大 留



浪漫經典之341

夜 火

Night Fir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6 · 1 月

原 著：Catherine Coulter

譯 者：默 笛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翁淑玲
黃裕峰

發 行 人：林竺霓

發 行 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7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4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 3 段25號2 F

定價：新台幣 200 元

初版：八十五年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999-9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浪漫經典系列

夜半陰影

346



200 元

凱薩琳·庫克◎原著
高瓊宇◎譯

一文不名的柏莉莉，爲了照顧捐助人三個年幼的小孩，只好鼓起勇氣來到凱特羅伯爵溫納特的門前求他幫忙。但她卻沒有料到自己會深受伯爵的吸引、並在錯綜複雜的危險中尋到一份真愛！

林白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郵撥：0014980-9

夜 火
Night Fire

原著者：Catherine Coulter

—— 琳·庫克

譯 者 默笛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原著書名 / **Night Fire**
by Catherine Coulter

Copyright © 1989 , by Catherine Coulter
Copyright © 1996, Chinese translation
copyright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Avon Books, U.S.A.
in association wit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



浪漫經典之341

夜 火

Night Fir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6 · 1 月

原 著：Catherine Coulter

譯 者：默 笛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翁淑玲
黃裕峰

發 行 人：林竺霓

發 行 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
傳真：(02) 7712566

劃撥帳號：00149804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 3 段25號2 F

定價：新台幣 200 元

初版：八十五年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999-9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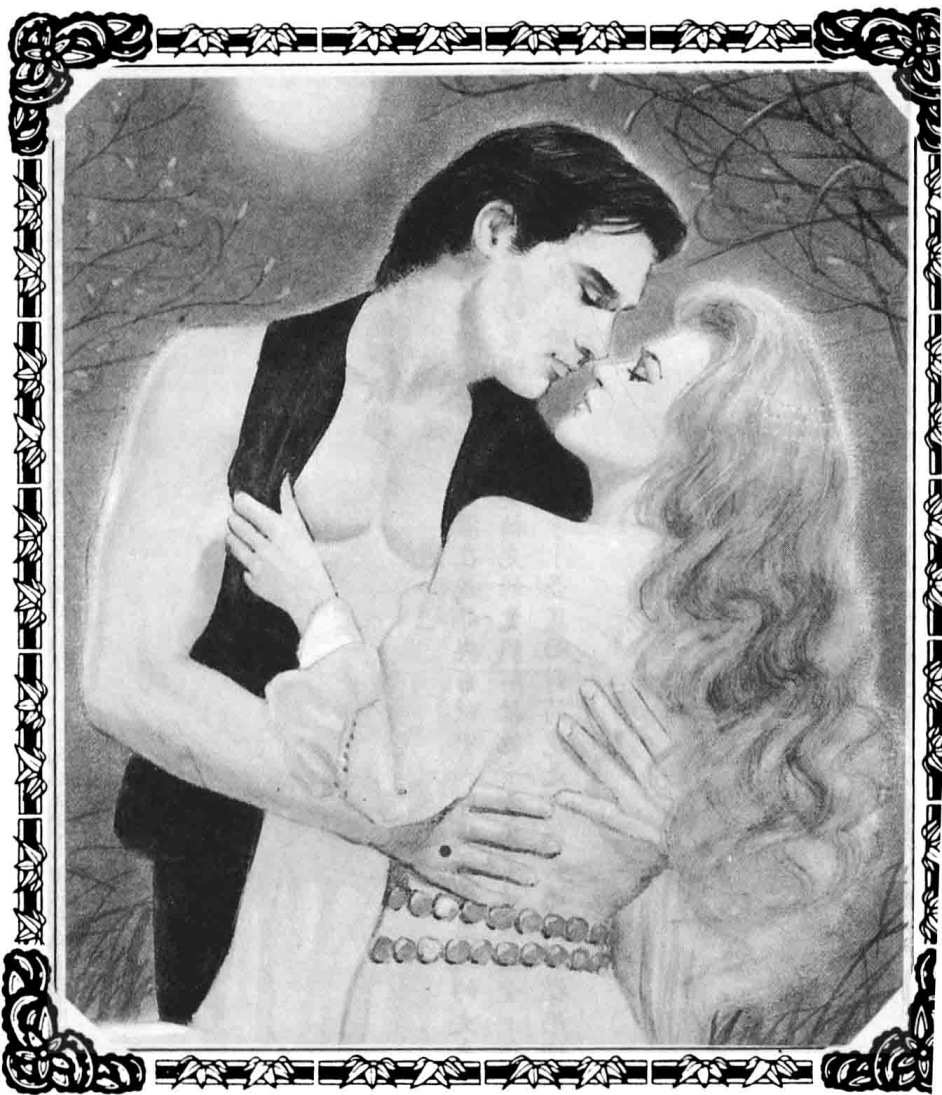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只有他強烈的愛能解救她

一樁沒有愛情的婚姻使雷亞麗生活在羞辱與自貶中。即使暴虐無道的丈夫死後，她仍無法掙脫屈辱的束縛。只有莫柏克的愛能解救她……如果她敢接受。但是當他的熱情愈來愈熾烈，耐性漸漸消蝕……亞麗面對的竟是可能與過去一樣恐怖的未來……



序幕

一八一二年十一月 英國索塞克斯郡 倫德宅邸

現在他知道可以控制她。喔，是的，他確實可以。她知道她自己不能指望那個貪婪的同母異父哥哥，以及魯鈍的朶絲。只要以對付那老女僕的方式威脅她，她立刻就被控制了。他笨得沒有馬上想到。未來他會不時提醒她，這老婦可以輕易回歸造物主。喔，是的，現在她會完全聽從他的指示了。

他微笑著俯視她，他溫柔的十七歲小妻子。她赤裸裸地低頭跪著，雙臂抱著自己。他特別喜歡她豐厚的頭髮從頰邊垂落至地板上的模樣。她的呼吸仍沈重，單薄的肩膀還因皮帶鞭打的記憶而顫抖。

「妳是個壞女孩。」他的皮鞭輕彈她的肩膀、弄出新的鞭痕，但她既沒說話也沒有移動。這讓他感到滿足。過去她曾試圖抗拒他、逃離他數次，但是他毫不懷疑現在她會依從他的意願到任何地方了。

「亞麗，妳不會再離開我了，妳讓我很不高興。逃到妳親愛的哥哥身邊，還說了一堆荒唐故事讓他蒙羞。」

她既未說話，也沒有移動。

過了一會兒他又再度地說：「不，妳不該再做那種事。」皮鞭落在她的腰部附近。她的身材一向纖細，現在卻是瘦削。他不喜歡看見她的肋骨，他喜歡女人身上長點肉。「妳如果一直像隻瘦皮猴，怎能期望我盡義務呢？」

她沒說話，他則蹙著眉。「女孩，抬頭！我受夠了一直對著妳的笨腦袋說話。」

他看著她全身僵硬、慢慢抬頭，撥開頰上的髮絲。雖然她是個失敗的女人，他還是覺得她很美。他的母親一定會說那頭美麗的秀髮只是平凡的紅色，但他是個詩人，而且曾至義大利做教育旅行，他懂得當然較多。是的，她的頭髮吸引他，還有那雙明亮、不摻一絲雜質的藍眼。而且眼中總是盛滿對他的恐懼。他喜歡。她的恐懼使蒼白的肌膚平添幾分顏色。「親愛的，真高興妳不長雀斑。」他自言自語似地說。「真的相當不尋常。亞麗，看著我，別再做蠢事。」有時候她能設法藉著直視他掩飾恐懼，那總能激怒他。她現在就直視著他。從她清澈的眼神絕對看不到任何東西。沒有憎恨、沒有恐懼，只有明瞭。他比較喜歡她的恐懼，但他覺得不必再斥責她了；他確信她已經了解自己在她眼中的地位，也知道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她。

「好。」他笑著對她說。「妳的小過失已經得到應得的懲罰。亞麗，我准妳跟我說話。親愛的，我要知道妳對妳哥哥說了什麼，一字不漏，否則我就鞭打妳美麗的小屁股。這次我幾乎沒有在妳身上留下痕跡，我覺得自己很仁慈。亞麗，實話實說，否則我也許會拖出那個老女人，讓她也嚐嚐我的皮鞭。」

她相信他。她好累，累到骨子裡了。背部與雙臀的鞭痕隱隱作痛，至少證明了她仍活著。現

在她只能說——她還活著、仍在呼吸、看得見也聽得到。只希望自己還有感覺，仍然能笑、發自心底的笑。

她緩慢、準確地的開口，這樣他就不能指控她陰沈、再次打她了。「你把我傷得很重，我無法再忍受。」她相當驚訝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是那麼冷靜，並因此得到力量。

他在她繼續說話前，尖銳地說：「不然妳期待什麼？我教過妳如何撩撥男人，妳卻依然笨拙。我該怎麼辦？難道要讚美妳讓我軟弱無力又得不到滿足？」

亞麗聰明地沒說什麼。

「繼續。」他急躁地說。

她看見他走開而放鬆下來，肌肉開始因僵直的跪姿而抽搐。她看著他坐在一張高背椅上，皮鞭纏著他的手，就像仕女們在纏毛線球。她想著，他為什麼想知道她與埃文見面的事。然後她突然明白了，她希望自己能笑——笑自己不可思議的天真。他想在她面前看笑話，自鳴得意一番，讓她說他權勢極大。她強迫自己繼續，她的聲音溫和、毫無表情。在她的心靈之眼，她看見自己在臥室裡，模糊地感受到如今已隨時間而被遺忘的痛苦……

當時她對長年隨侍的女僕兼朋友朵絲說：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」朵絲則拿著溫濕布擦拭她背上的鞭痕。

「這些鞭痕會消失的。趴好，我會儘量輕輕塗上乳液。」

「我恨他，我受不了了。」

「我們等妳復元就走。」

亞麗無視背部猛烈的疼痛扭身看朵絲。「我想回去找埃文，但是妳說行不通。妳說我哥哥會嘲笑我，要我等妮姐跟她的丈夫。」

「噯，我是說過，小姐。但如——呃，妳身上有證據可以證明他的殘暴。我不喜歡高先生，但他若看見這些鞭痕，怎麼可能袖手旁觀呢？至於妳的同母異父姊姊夫婦——妮姐小姐與修瑞男爵現在根本不知道在哪裡。雖然他們每三個月會寄一封信回來，卻從不提何時回英國。我會幫妳——回雷家莊不過十哩罷了。」

亞麗挺直身子，咬緊牙關。「我現在就想走，朵絲。」

「不，時機未到，孩子。我們等他上床再走。躺下來，讓我幫妳擦乳液。我不想讓妳留下疤痕。」

「疤痕？我已經滿身創傷了。他大概喜歡我身上有疤，尤其是由他造成的。」但她還是趴了下來。她想起過去那個端莊的女孩，並對那個純真、愚蠢的女孩產生模糊的憎恨。事實是自從埃文強迫她嫁給倫德子爵寇裴立起，她就一直光裸著接受鞭打，以及……她噁心得想吐，肚子裡卻沒有東西。如果她繼續留在這裡，她一定會習慣他所有的性要求。

朵絲幫她整理了一個手提箱。在充滿魔力的午夜溜出倫德宅邸，當時根本不會想嘲笑任何迷信。亞麗幾乎是跟馬一起長大的，她盡全力使馬匹靜下來，她特意壓低聲音以免吵醒任何人。她無視背部的痛苦，迅速為兩匹母馬備鞍。接著將體重不輕的朵絲抱到馬鞍上。

十一月的天氣清澈、寒涼，天空中星光燦爛，她們一路上都沒有見到人影，並在凌晨一點抵達她家，真正的家。這幢呈直角狀的安妮皇后式莊園卻簡單地以父親的姓喚做雷家莊。已經近八

個月沒有看見這幢房子了，她閉上雙眼，輕聲祈禱：請讓埃文保護她、幫助她。

雷家的老門房——一個嚴肅的人，站在狹窄的玄關上。他的睡帽斜了一邊，瞪著從前的女主人，懷疑出了什麼事才會讓她漏夜回來。

「嗨，托普，」亞麗說。「請你去請高先生來。」

「他在睡覺！」

「我想也是。不過，還是去請他來，他不會發脾氣的。」

無論生氣與否，高埃文在十五分鐘後下樓。他在圖書室見亞麗，那兒曾是父親的驕傲，現在不僅封閉而且已經蒙上一層灰。埃文對那數百本藏書僅有輕蔑。他穿著灰色織錦罩袍站在門口看著異父妹妹，細細的眉毛拱起。

「怎麼樣？」他以做作的姿態，懶洋洋地說話，讓她立刻全身僵硬。「亞麗，妳到這裡做什麼？這真是相當戲劇化啊，而且時間抓得糟透了。現在是大半夜。怎麼？我沒看見親愛的裴立啊！」

她急急說道：「埃文，我離開他了。他殘酷成性，而且……不正常。我來向你尋求保護。」

「有趣。」他說著，慢慢走進房間。他比多數人高，但瘦得像鸛鳥，手臂與雙腿似乎太長了。他有一頭沙棕色頭髮，頭頂微禿；雙眼是麥片稀粥的顏色。她第一次領悟到他的一切都是稀薄、細瘦的。她渴切地看著他，祈禱著：拜託，不要讓他的同情心也如此稀薄。

「我一向看不起這間房間，」他看著燭光下的嵌入式書櫃。「妳父親的靈魂滯留在此；有時我還能感受到他。我也從不喜歡妳父親，無論他或他的鬼魂。」

「埃文，你一定要幫我！」

埃文站在她面前。「妳還沒有懷孕嗎？」

她的臉刷白了，突然笑起來——深沈、狂野又狂猛的笑聲。「懷孕？喔，天啊，太好笑了，埃文！喔，天啊！」

他看著她坐在椅子上前俯後仰，聽著她刺耳的恐怖笑聲，突然說：「亞麗，安靜，控制一下。看來那個老笨蛋還沒有做到，嗯？」

她搖搖頭，沒說什麼，拚命想控制自己。

「當然，那就是他想娶妳的原因。」埃文繼續說著，長長的食指輕輕撫過下顎。他的話引起她的注意力。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那老笨蛋的寶貝多年前就現光啦，親愛的。那放蕩的老無賴。他看見妳，看見妳的美、妳的年輕，相信妳能，呃，讓他重振雄風。我想妳讓他失望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說道。

「這麼說我的小妹仍是個處女了？」

她看著他，眼中寫滿她不曾有過的經驗與知識，再度發出刺耳的笑聲。「處女？啊，埃文，真是有趣。處女。跟他對我做的、強迫我去做的事比起來，我還比較喜歡那種簡單的動作。」她停頓了一下，站直身體。「埃文，他打我、還虐待我。我不能再留在他身邊了，我回家了。你要保護我。你不要再讓他接近我了；你一定要幫我。」

「亞麗，妳真蠢。」

她解開絲色毛氅同時慢慢起身，接著她解開長禮服，轉身背對他，並讓細麻布白襯裙隨著禮服直落腰際。頭髮拉過肩膀。

「這就是他的傑作。」她說道。

她聽見他抽了一口氣，但是沒說什麼。她感覺長長的手指輕觸著鞭痕，停下來，又是另一道。她耐心地等待他抽手，把衣裳拉回原狀轉身面對他。她模糊地想：奇怪，同一個母親生的，他們倆怎麼一點都不像。他必定像他的父親高約翰，母親從不當她的面談論他。

「怎麼樣？」她終於開口。「你會讓那個變態的老頭子離我遠點嗎？你會保護我嗎？」

埃文對她笑笑，接著低頭看著摸過她的背脊的手指。「亞麗，回樓上妳的老房間。我明早再見妳。」

希望在她眼中躍動。「你會幫我。」她說著，奔進他懷裡。「喔，埃文，謝謝你！我就知道妳絲錯看你了。」

他舉起雙手，想起她的背脊一定很痛，便再度放下。「上床，亞麗。」

她看著他，但他只是說：「現在就上床……」

現在亞麗默默看著丈夫，他知道後續發展了。她等著。她看見他以皮鞭輕拍他的手掌。

「隔天早上。」最後她開口。「你就在那裡了，在餐廳裡吃血腸及白煮蛋等著我。埃文跟你在一起。」

「是的。」裴立說道。「亞麗，妳爲我添麻煩，這就是我這次打妳的原因。我不會忍受不忠。妳沒盡到女人的責任，但那是另一回事。是的，非常不同。至少現在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。」